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搢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于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榻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

存
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爇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騃語胞與淋漓騃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啟示騃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早有爲于世唐虞三代于于然而來也不寧快甚乃今雙髯頽白尙託空言豈天未欲治平耶抑將用之于衰老時耶亦使先生開其端而更待夫後人耶吾復不能知之矣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孟夏吉旦蠡吾門人李騃頓首拜撰

存治編

博野顏元著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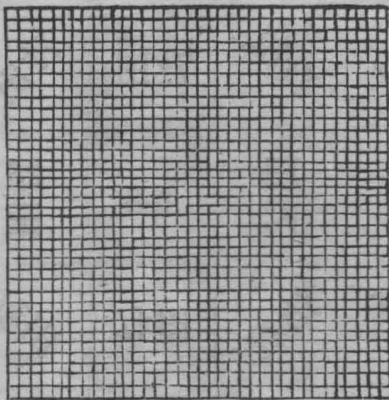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

人情自輯也卽以勢論之 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糞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損溝意夏禹盡力溝洫必有磚炭砌塗之法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鋪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峻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

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井 田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私	田私	田私



方一里圖畫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
 算十里共三百六十該十二萬九千
 六百四十畝

經界之圖

	田	路		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房 廬舍 公田	私田
私田	公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田	路		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公田	私田
私田	公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田	路		田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
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卽今三百六十
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卽以
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
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每區六十
畝內公外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廬舍田窄給三畝爲窩
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縱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
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畯不云廳堂者蓋田畯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成其
所也

方百里圖

每區方十	里畫百井	每行千井	共計萬井
------	------	------	------

四面皆百里伯
國之封地也

方百里圖說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卽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交隣宗廟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

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况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間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卽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旣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

一曰預養饑饉而責千里則愚上宜菲供膳薄稅斂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資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冑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徃北塞餒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恒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

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 圖失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

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絨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

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尙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明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獻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書其副本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閻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師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旅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

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遣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遽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卽以敗亡故宋鼎既定盞酒以敬勳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